

# 借个劳模做工友

□王晓伟

“我是离开了咱们班组,又不是离开了单位,还是每天可以见面的!”老孟话虽这么说,但他和工友们高举着酒杯,谁都不舍得放下。他满眼感动,笑着表示这劳模是“借”的,工友却是永久的。

借个劳模做工友,让我不禁想起一年前的劳动节,老孟荣获了企业颁发的“劳动模范”荣誉证书。他去总部领奖,我们全区干部职工一起守着电视,表彰会的镜头还给了他一个特写,当看到那闪闪发亮的奖章、红艳艳的绶带及证书时,我们都为他喝彩。劳动模范呀,这是何等的荣光!趁着领导高兴,我们采煤三班的班长打着趣提议,等老孟回来,就“借”到我们班,也算是让我们沾沾劳模的光。

老孟是采煤一班的工人,早听说他是个“干家子”,又能吃苦,班组成员都喜欢他。知道要把他借走,一班的工人不愿意了,引得全区工人“炸了锅”,最后还是领导站起来一锤定音,说:“因为三班工作的采煤工作面将面临断层,正值攻克生产瓶颈时期,把老孟借调过去帮帮忙。”听说要把劳模“借”过来,我们全班都高兴极了。

借个劳模做工友,为期一年时间。几日后,

老孟果然来到了我们班组,恰逢遇上生产困难时期。大家来到井下煤头上,看着那采煤机干得“哼哼哼”,就是不前进,原因是断层出现暴露的岩体,就像一块铁疙瘩,机组牙啃坏了不少,累得我这个修理工跑前跑后地更换。机组后支架上的顶板就更不乐观了,由于断层的影响,顶板破碎严重,渣石块往下掉。

那几日,不但进尺少,各个设备由于受到排渣影响,经常出毛病。可把头上的工人累坏了,大家有的清理架间活渣,有的忙着修理损坏的机器设备,我们忙得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。老孟更是与我们一起战斗,他号召工友,配合着将百斤重的大木头从工作面上—根根扛进来,自己探寻着支架上方的情况,看准位置将木头用力塞到支架上方。木头要一根根擦起来才能用上力,他愣是双手托举,尽管管

得身体打战,依旧咬牙坚持,直到支架用上力,将破碎的顶板安全支护。要过断层就必须得顺应地势,煤层在上就得仰采,这样对于采煤机组和支架来说,向前用力就会受到影响。老孟二话不说,从外面背进一根铁点柱,伐住需要用力的地方,配合着各处起落点柱。

回忆那段时日,生产困难重重,机组频频出现问题,令我一度产生厌烦情绪,老孟见我小性子,便坐下来鼓励我说:“煤矿生产遇到困难属正常现象,但一切总会过去的,不信,你看,风雨后就是彩虹了。”说完,他又忙着向正后放顶处走去。

正后放顶处在工作面的最后方,由于仰采的原因,工作面部分水流到这里,看着一团团的煤泥就像沼泽一样,里面的点柱需要回收,这下可让工友们犯了愁。老孟见状,进入其中,尽管煤

泥湿了半个身子,依旧将点柱一根根泄压收回。他满头大汗,用一只胳膊擦汗,擦的满脸黑道,引得周围人都笑了起来。困难时期,难得听到这样的笑声,有老孟的鼓励,大家苦中作乐,就这样渡过了生产最困难时期。之后的时间里,我们一起并肩作战,创产创收,已然成了一个集体。

时光如梭,转眼就是一年,要不是班长提议和老孟坐坐,我们竟忘记之前的约定,下班相邀至矿门口的饭店,感谢老孟一年来的陪伴,当提及“送别”一词,总觉得心里不是滋味。想这一年来来的时光,劳模就像一束光,照耀着我们渡过了困难时期,并带动和鼓舞我们不断前行,让我们学习和感悟到了很多。

老孟举杯,眼中亦有不舍,正如他所说的:“劳模是‘借’的,我们的友情却是永久的。”大家举杯同饮,在一片欢声笑语中依依话别。

有一个片段过去四十多年了,却一直刻在我的脑海中。五月,阳光和煦,空气中弥漫着花草的香味。父亲正在磨那些农具,小院里连风声都听不见,只有农具与磨刀石摩擦发出的“刺啦”声音。

我蹲在父亲旁边,看他专注地磨着。我打磨一会儿,再把农具往水里蘸一下,以便磨起来效果更好。磨好的镰刀,他会用青草试一试用。细长的青草遇到刀锋,立即断为两截。父亲满意地说:“瞧我磨的镰刀多快,削铁如泥!”那时我真的以为,那把在阳光下闪着刺眼亮光的镰刀能把铁器割断。父亲磨好农具,又把它们擦拭一新,然后对我说:“小子,知道我为啥磨这些家伙吗?这就叫‘磨刀不误砍柴工’!这人呢,不能懒,要勤快。你们书本上不是也说了嘛,劳动最光荣!可要我说呢,劳动的‘动’很有讲究。这个动,不光是手脚动起来,最重要的是脑子要动起来。说白了,劳动的‘动’就是动脑的意思。”

□王国梁

父亲当过多年的代课教师,很善于在生活中教育我们。他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我,劳动不是只付出蛮力就可以了,还需要动脑筋。劳动不能偷懒,更要讲究方法。磨刀不误砍柴工,这不就是在讲究劳动方法吗?磨好农具,干起活来省时省力,效果事半功倍。

父亲特别讲究劳动方法。比如干活时可以重体力劳动和轻体力劳动相结合,这样可以有双倍的收获。有时父亲在劳动过程中给我们兄弟搞个小竞赛,增强趣味性,让我们感到劳动很有意思。还有就是劳动时定个小目标,一点点完成目标,让我们及时品尝到成就感的滋味。

劳逸结合,是父亲经常强调的。到了农忙时,母亲总是心急火燎,片刻不敢歇息,父亲却习惯午后小睡片刻。母亲见了就会抱怨:“火烧眉毛了,还歇着!没见过老李一家天天起早贪黑干活吗?”父亲说:“劳逸结合,休息十分钟,养足了精神,干起活来更有劲儿。”事实证明,父亲的劳逸结合效果确实好。农活干起来,家家的孩子都要跟大人下地干活,有的孩子累趴下了,不喜欢劳动。我们兄弟却一直觉得劳动没那么累,这都得益于父亲的劳动观念。

父亲告诉我们既要用手劳动,又要用脑子劳动,他自己在这方面作出了典范。父亲尤其注重的是,劳动要有创造性。他在种田过程中,搞了很多有创意的尝试。有一年,父亲栽种了不少苹果树。刚栽上时植株还很小,而且要三年以后才能挂果,父亲便在苹果园里种大豆、红薯和各种蔬菜。因为苹果园施了不少肥料,无论种什么都能长得特别好。父亲这个做法,是从玉米和大豆种植中得到的启发。后来,父亲还尝试在寒冷时给农作物盖上塑料薄膜,效果不错。这种做法是大棚蔬菜的雏形,父亲种植大棚蔬菜比村里人都早。

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,我养成了很好的劳动习惯。参加工作以后,我从不懈怠,而且在工作中讲究方式方法,不断创新思维。

如今多年过去了,我把父亲的劳动理念继承了下来。那天我跟孩子说:“劳动的‘动’是什么意思?就是动脑筋的意思!”我忽然发现,我说话的口气跟父亲当年一模一样呢。



# 伟子的保洁工作

□崔道斌



区。每天清晨,伟子就早早起床,拿起扫帚和撮子,开始在机关大院的上场区清扫,从左扫到右,又从右扫到左,把地上的落叶、纸屑、杂物等垃圾拢成堆,然后用撮子收集起来,倒进垃圾集装箱。

扫完上场区,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,秋冬两季落叶多时,需要两个多小时才能扫完。炎热的夏天,扫完上场区,他的衣服上总是汗渍渍的。寒冷的冬天,干完活,他的衣襟上有时还挂着冰霜。

去年,单位领导把机关大院的场地刷黑了。伟子逢人就说,机关大院越来越好了。

吃罢早饭,放下碗筷,他又拿起扫帚和撮子,开始清扫下场区,把下场区扫完,就上午十点多。

这时候,伟子总算松了一口气。把工具收好后,他还会出去逛逛街,到人多的地方凑凑热闹,或去沿河公园的河堤上散散步。

# 甜蜜味道

□马亚伟

那时候我大概七八岁,刚刚能拿得动扫把,母亲让我扫院子。我几乎是双手抱着扫把,吃力地扫起来。忙了半天,院子终于被我扫得干干净净了。

母亲看到我扫的院子,欣喜地说:“闺女长大了!”说着,她打开柜子。那时我家的柜子是那种老式的,长方形,上下一体,底很深,母亲总是把好东西藏在柜子最底层。只见她踮起脚,弯着腰,很费劲地从柜子底层摸来摸去。终于,她摸出一块糖。那时孩子们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次糖。母亲晃着手里的糖对我说:“这是奖励你的!因为你勤快,把院子扫得这么干净。以后你长大了,也要当个勤快的人!”

那块糖真甜啊,甜得似乎多年后还有余味,我每每想起来都要咽一下口水。甜蜜的味道迅速滑上舌尖,满口都是浓烈的甜,无比享受。甜味儿能在嘴巴里发酵,变得有了几分悠长之味,很值得回味。甜的味道对孩子来说是莫大的诱惑,尤其是那个物质贫乏的时代,稀少而甜蜜的糖果胜过珍宝。

我之所以对那次的糖记忆深刻,更主要是在

为糖是母亲对我劳动的犒赏。我完成了一项劳动任务,付出了辛苦。而母亲给予我的,是肯定和奖励。尤其是奖励,是看得到吃得着的。抽象的劳动味道,就这样被母亲具体化了,她用糖果帮我完成了对劳动的认知。因为年龄还小,我尚且不懂得成就感的滋味,只是单纯觉得劳动之后能得到甜蜜的奖励。劳动的味道,对我来说就是甜的。

或许就是从那时起,我爱上了劳动。因为我知道,我便被不少邻居贴上了“软饭男”“啃老族”的标签。我一度也像小赵一样,早晚才敢出去遛狗,后来看到狗崽累得辛苦,心里实在不落忍。咬咬牙顶着不小的“舆论压力”,恢复了中午遛狗。

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,如今大白天,小区里能见到不少年轻人。他们有的在开网店,有的跑“滴滴”,也有一些像小赵那样,从事设计工作。他们的收入水平,通常略高于打螺丝的工人和每

# 年轻人的自信

□朱辉

楼下小赵两口子在吵架,老房子隔音不好,内容我听得很清楚。小赵从事平面设计工作,比较自由。每天都在家工作,白天遛狗的责任就落在了他身上,然而他怕街坊邻居说闲话,误以为他“吃软饭”,于是早晚遛狗。时间间隔太久,小狗憋坏了,一下楼就尿了。小赵媳妇担心天长日久小狗憋出毛病,于是冲他发脾气。

有句话叫“日光之下,并无新事”,真是一点没错。2016年,我在一家影视文化公司当编导,实际上就是写企业宣传片解说词。这活不用坐班,我就经常中午在小区遛狗。我们这个小区老年人多,喜欢主动找人搭讪,说话没有什么边界感。

“看你年纪轻轻的,怎么也该找一份工作吧?这么早就遛狗,提前过起了退休生活?”不止

一位陌生老年邻居好心劝我。我告诉他们我有工作,只是不必坐班。他们脸上往往露出内涵丰富的笑,像油画里的蒙娜丽莎,显然是不相信。

“小区里的老人大多是退休工人,在他们看来,只有在车间里打螺丝才是正规工作。”妻子分析道。这种观念很难矫正,大白天遛了一个月狗,我便被不少邻居贴上了“软饭男”“啃老族”的标签。我一度也像小赵一样,早晚才敢出去遛狗,后来看到狗崽累得辛苦,心里实在不落忍。咬咬牙顶着不小的“舆论压力”,恢复了中午遛狗。

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,如今大白天,小区里能见到不少年轻人。他们有的在开网店,有的跑“滴滴”,也有一些像小赵那样,从事设计工作。他们的收入水平,通常略高于打螺丝的工人和每

天打卡上下班的小职员。虽然仍有一些老年人觉得这些不是正经事,但持有这类偏见者已经逐年减少。今年初,社区居委会旁边挂牌成立了“新业态就业人员服务中心”,经常去居委会参加活动的老人们,应该都能看到。

某天遛狗时遇到小赵,我开导了他一番。渐渐地,他白天敢出来活动了。不偷不抢,靠劳动吃饭,有什么怕别人说的?何必搞得像“地下工作者”。三十多年前,我在工厂的时候,不少车间工人还觉得坐办公室的人都是“吃闲饭”的,属于不劳而获,如今已经没人会认为脑力劳动不是劳动。时代在发展,对于劳动的认识也在不断改变。

无论何种形式的劳动,都是光荣的,建立起这样的劳动自信,就不会怕人说闲话。

副段长孙中文像一部百科全书,动手能力更是一绝,经常能看到他自己改制的东西。当然,作为主管办公室和路产保护的段长,他的业务能力更不用多说,公文写作也不在话下,经他改过的句子确实简洁不少;路产法规法条他倒背如流,谁也别想和稀泥。再看张段长,这位蓝田段的“总管”总是给人严肃的感觉,几乎是每个新人刚开始都会怕张段长。因为他是

# “姨长辈”同事

□许晨冰

退伍军人,站姿笔直、不苟言笑从他骨子里散发出来,但是接触久了就会发现,在工作上他确实对大家严格要求,在生活上,他却可以称得上“和蔼”。

说完了叔们,接下来要说姨了,前一批姨们已经退休完了,仅剩下的几位我们不叫姨,而是称作姐姐。

王华姐姐是我们的副段长,也是全段职工都要学习的榜样。她一步一个脚印,靠自己

# 独此一味

□钟读花

烙饼者,是一对夫妇,很年轻,看上去三十岁左右,夫妇俩都胖乎乎的。红彤彤的脸膛,透着太阳的色彩,溢出一份憨厚和朴实。

一切,都因陋就简。房子是木板搭成的简易房,几块木板,就那么东拼西凑,一座房子就立在那了。房内,是两座高垒的炉灶,炉灶上,支着两盘黑亮的大铁鏊子。房顶上,覆着一张黑色的塑料纸,大概是防止漏雨的。一有风,四角的塑料纸就纷纷飘起。木屋,更像陆地上的艘船。

一年来,夫妇俩就驾着这艘“船”,在生活的海洋上,艰难而又快乐地前行。

房子旁边,一块简陋的木板上写着“独此一味”。字写得歪歪扭扭,定是自己的“大作”。不过,那种天真的拙陋,看着也让人喜欢。极易让人想到田地里,风吹过,那些歪歪斜斜的庄稼。

确是“独此一味”。夫妇俩烙的饼,是一种夹层油饼,饼内有葱花、芝麻等馅料。烙熟的饼表皮焦黄,面上布满黑黑的芝麻。油饼,都是现烙现卖,不是提前烙好的。我曾问他:“这样,你一天就卖不多了。”男人坦然道:“这种油饼就得热吃,凉了,味道就不好了,质量第一。”说完,脸上堆满憨憨的笑容。我从他的笑容里,看到的是一份真诚和质朴,一种自信和从容。油饼,好吃价低,五元钱一个,足够一名体力劳动者饱餐一顿了。

烙饼者,就在小区大门外,我每天从此经过。

后来,我发现烙饼者的周围,聚集了一批特殊的人——建筑工人。冬天下,外面天寒地冻,工人们就围在他的炉灶旁吃饭,边吃边聊。小屋里,不时传出哈哈哈哈大笑声。那笑声坦荡、真诚、张扬,飘出很远很远……夫妇俩又添置了一个小锅铲,免费为吃饭的工人提供开水,还免费提供小咸菜。每当工人们吃完饭,小老板都会特别嘱咐一句:“别忘了把水杯灌满,干活累了,多喝点水。”每一位工人的手中,都会带一个大大的塑料水杯。我惊讶,这简直就是一个“工人之家”了。

夏天到了。夫妇俩又添置了几张小饭桌,亦是简陋无比,似乎就是从附近的建筑工地捡来的破木板钉成的。每天晚上,我出门纳凉,都会看到有建筑工人围在饭桌旁喝酒。酒,是小老板提供的最廉价的啤酒;菜,多是从附近的小菜车上买来的熟食,用塑料袋盛着。工人们吃饱了,还常常会坐在那儿聊天,借此度过这一个闷热热的夏日夜晚。夫妇俩,总是耐心地等待着……直到最后一位工人离去。

一天早晨,我早起去城外锻炼身体。一出小区大门,就看见夫妇俩的小饭桌旁,几位工人正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睡觉。身下,只是一些破草席子。小老板正在收拾饭桌上的残饭剩菜,突然我闻到了淡淡的蚊香味。寻觅,发现有六盘蚊香,一东一西,在工人周围燃烧着。小老板看我发愣,就说:“我给他们燃上的,外面蚊子太多了,睡不好。”那一刻,我几欲落泪。脱口而出:“老板,你真是个好人啊!”

小老板淡淡一笑,看着地面上熟睡的工人说:“哎,都是下苦人啊。”平淡的话语里,蕴含了多么深切的同情和关爱。

其实,他们都是普通劳动者,在普通中,互相为对方提供一份支持和爱。

